

# 革命：一種生命態度的覺醒。

不可否認地，在歐洲的歷史中，是有著堅實的「民主」傳統。

早自西元1215年，封建貴族用來對抗英國的「大憲章」，便明確地規定了貴族與國王之間的權利與義務：

「大憲章」有兩條著名的條款：  
一、「國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，不能剝奪他人的權利。」

二、「如果法庭沒有判決，國王也不能逮捕和剝奪他人的財產。」

這兩條條款表明的意思清楚極了：君民的權利是獨立的，不是國王恩賜的。

也許「大憲章」並不被大多數英國人所明確感知，但長期的重申和普及所積累起來深厚的傳統力量，將契約和法制的精神，不斷注入到英國人的思想根基裡。

到了1776年，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們，將一場看似尋常的「反稅鬥爭」擴大為一場獨立戰爭，而且是一場獲得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認可，並共同參與的革命。革命者在「獨立宣言」中大聲宣稱：「一切人生而平等」，美國人將這獨立戰爭以來鏗鏘有力的聲音，幾百年來不斷地帶往全世界。

1789年，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監獄的情景，已然成了一個永恆的瞬間。這是一個由人民自動自發，起來反抗，推翻世界上最堅固的君主專制堡壘的悲壯故事。而法國革命所表現出來濃烈的理想主義色彩，其所倡言的「平等、自由、博愛」，它的影響力更是遠超過美國。

從1860年開始，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中國，被拖入西方世界的體系之後，中國的歷史，從此就離不開世界史了。辛亥革命，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，從此，東方誕生了一個年輕的共和國，但這個東方共和國，難道全都是西方傳統世界的產物嗎？

真正的民主，其實不應該只是一種「信念」或制度，更要緊的，它應是一種素養，一種植基於平等、尊重與寬容的態度。這種態度在東方哲學中，尤其是道家哲學中其實早已含具了。

道家哲學主要的課題，期待每個人都能在自己內心裡放棄「專制」與「暴力」，一個人的內心裡若還有這等激情，他就永遠無法擁有主體性，他就無法將自己放下，他就會是一奴僕，他仍會去支持擁抱專制，像印度甘地提倡「非暴力」，他也是在走一條革命的路，不過是一種「心靈的革命」。我始終覺得，孫中山先生以及先烈們的犧牲，他們所為何來？不過是期待國人在生命態度上有一種覺醒：從奴僕到主人意識的覺醒。

書，給父親的寫得簡單：

「不孝兒覺民叩稟，父親大人，兒死矣，惟累大人吃苦，弟妹缺食耳。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，大罪乞恕之。」

另一封就是寫給陳意映那封有名的「與妻訣別書」。

## 亦以天下人為念

林覺民在廣州被捕時，陳意映的父親陳元凱恰好在廣州任職，為了避免滿門抄斬，他託人連夜到福州報信，讓陳意映火速逃離。住在這幢老屋裡的林家七房兄弟，就這樣匆匆地將祖屋賣掉後逃離。陳意映挺著大肚子，帶著一家大小七口人倉皇搬到光祿坊早題巷一幢偏僻的小屋租住。在這裡，她收到了革命黨人輾轉送來的一個小包裹。陳意映打開來看，正是林覺民在香港濱江樓上寫下的兩封遺書。她打開了寫在方巾上的「與妻書」：

意映卿卿如晤：

「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！吾作此書時，尚為世中一人；汝看此書時，吾已成陰間一鬼……」

看到這封書信，陳意映悲傷到只求一死。無奈上有公婆，並且雙雙跪在她的面前，懇求意映在家中尚有一歲幼兒林欣新，腹內又還有一個小生命，再怎麼悲慟都要活下去。5月19日，林覺民死去不到一個月，悲傷過度的陳意映早產，生下遺腹子林仲新，林家選把林覺民哥哥的女兒林暖蘇過繼給她，希望她能夠堅強的活下去。但是，陳意映一直沒有走出失去丈夫的悲傷，再加上生活變得艱難，林仲新剛剛兩歲時，陳意映就追隨林覺民於地下，悵鬱而終。

陳意映死後，長子林欣新也在九歲那年早夭，次子林仲新則由祖父撫養長大。他在福州念完中小學，在上海光華大學讀完大學。成長期間受到國民政府諸多關照，但隨著中國歷史的變化而不斷遷移居住地，到過重慶，後來又回到南京，最後還是回到福建。生有一兒兩女，1983年病逝。

## 常願天下有情人 都成眷屬

為了「助天下人愛其所愛」，林覺民走向革命。

### 雙棲樓中夫妻情長

林覺民18歲遵從父母之命，與出身名門，小他一歲的陳意映結為夫婦。

陳意映知書達理，通曉文墨，能詩擅文。婚後的日子，應是林覺民與陳意映最為幸福的一段時光。夫妻倆的居所是一座兩層的小樓房，他們稱它為「雙棲樓」，樓前還有陳意映手植的蕉與梅。

婚後第二年（1906年），林覺民自費遠赴東洋留學，在慶應大學主修哲學。不久，便加入孫中山和黃興的「同盟會」。

1911年春天，林覺民以學校正在放櫻花假為名，從日本回來。此時意映身懷六甲，已有八個月身孕。十來天後，林覺民向意映說：「我們去趟香港就回來。」意映怎麼也沒想到，這一次他們的分離，竟會是天上人間的永隔。

林覺民坐船到廣州時，曾經告訴他身邊的夥伴：

「此舉若敗，死者必多，定能感動同胞，甚且身死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，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尚不醒者，吾絕不信也。嗟乎！使吾同胞一旦振奮而起，克復神州，重興祖國，則吾輩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寧有憾哉，寧有憾哉？」

起事之前，林覺民挑燈寫下兩封訣別

孫先生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什麼？

中國人活在君主專制政權之下，已有二千多年，他們無法想像，沒有了君主，如何還能維繫天下秩序於不輟？再加上「華夷之辨」，大漢文化優於其他文化的民族自尊，如何能讓當時的中國人截然放下固有成見，冷靜看到自己國家的走向？李鴻章算是晚清較有見地的政治家，但他還是只能提出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這樣的模糊策略。

唯獨孫先生大膽提出「革命」。破壞拆除現有一切，連根拔起陳腐的二千年舊思維。但孫先生也知道中國太過龐大，革命力量太過微小，革命唯一可行的策略，便是犧牲自己，以喚醒並感動國人。

這是一次太過慘烈的犧牲，永遠令人動容的撞擊，從林覺民的身上，我們看到孫先生「革命」理念的真實實踐。

林覺民，乃至於他的妻子，他的孩子，用「生命」來詮釋孫先生的「革命」，可說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光輝燦爛卻也悲壯動容的一頁。

## 秋風寶劍孤臣淚

「東方俾斯麥」李鴻章，一生勞勞車馬未離鞍，一心唯寄振衰起敝時。

### 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。

就李鴻章而言，他所承認西方的進步，只限定在軍器、鐵路、電信及其他器械，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。至於西方其他東西，包括服裝，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，也不想去改變。在李鴻章的習慣思想中，還是潛伏著「唯我獨尊」意識的。或者說，在李鴻章看來，西洋文化與槍砲之間是沒有關聯的，它完全是可以割裂開來的。李鴻章所引導的洋務運動，其定位的指導思想是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。

李鴻章接著說：「衣服著制體現對祖先遺志的追懷之一，其子孫應該珍重，萬世保存才對。」

森有禮對曰：「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存的話，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。一千年前，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。不論何事，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。」

李鴻章說：「閣下對貴國捨棄舊服仿歐俗，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，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？」

森有禮答說：「毫無羞恥之處，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。」

李鴻章最後結論說：「我們絕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，只是軍器、鐵路、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，才不得不採之外國。」

### 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先遺志的追懷

西元1875年，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，談到日本明治維新，也談到兩國對西方文化的態度。

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：「對於近年貴國所舉，很為讚賞。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，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。」

森有禮說：「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，極適合無事安逸之人，但對於多事勤勞的人則不完全合適，所以它能適合過去的情況，而於今日時勢之下，甚感不便。」



1896年，李鴻章出使歐洲諸國，途經德國，與鐵血宰相俾斯麥相談甚歡。

## 鼻笛的美麗傳說

我用笛聲低迴吹出，對您無盡思念的孺慕之情。  
我用笛聲高亢吹出，對妳無邊春風的追慕之情。

排灣族的珍貴文化遺產：鼻笛，圍繞著美麗的傳說。雙管鼻笛中的一個管有三個指孔，另一管沒有指孔。有孔的一支好像在說話，沒孔的一支則在旁伴隨。兩管發出的聲音交相激盪之下，產生奇妙的震動效果。鼻笛聲有時低沉柔和，有時高昂但不尖銳。優美的笛聲，聽來似乎訴說著一件久遠久遠的故事，哀怨多於歡樂。因此，當部落裡大頭目逝世，肅穆哀傷的氣氛，籠罩著整個部落時，不能有妻樂聲，也不能有戲鬧聲，這時只有聲似女性嗚咽哭泣的鼻笛可以吹出它特有的聲音，代表整個族人對逝者的尊敬與哀悼。

鼻笛也是浪漫愛情的象徵。排灣族青年的戀愛求偶，是非常詩情畫意的。人長得帥不帥、美不美沒關係，只要歌聲優美，詞（自編）意動聽，笛藝過人，就可以贏得眾多異性的迷戀。

「咱ㄟ阿爸Dr. Sun Yat Sen」下半場，笛劇情發展至臺灣場景時，鼻笛將上場，由舞者之一卡比都萬，卡拉雲濛詮釋，並以排灣族語言獨白劇中一段文字。傳承自祖父，即排灣族一代鼻笛大師蔣忠信的卡比都萬，卡拉雲濛，曾於雪梨奧運開幕式中展技。三一舞樂劇坊以此鼻笛，一方面代表臺灣這塊土地所同時呈顯的多元民族融合，另一方面表達我們對「咱ㄟ阿爸」的綿綿追思之情，以及由「咱ㄟ阿爸」所開展出來，人性之中對於理想的堅持與憧憬，一如鼻笛所吹奏出來的對於愛情的追慕。

# 大地春雷，喚醒沉睡的巨龍。